

杭州文史资料第二十七辑
杭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

湖 上 拾 遺

杭州出版社

杭州文史资料第二十七辑
杭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

湖
上
拾
遺

宋濂
題

杭州出版社

《湖上拾遗》编辑委员会

名誉主任 虞荣仁

主 任 俞国庆

副 主 任 宋 涛 马国超

编 委 (按姓氏笔画排列)

王利民 王其煌 张学勤 吴建昌

徐吉军 倪素浓 褚树青 薛家柱

主 编 宋 涛

副 主 编 王利民 吴建昌

序

经过一年多的努力，《湖上拾遗——杭州文史资料第27辑》将于近日出版。这是八届杭州市政协文史委继《耆英影事》之后，推出的又一本以“三亲”资料为主文史书籍。此书入编的文章，既有对杭州不同时代、不同阶段的历史钩沉，也有对杭州人参与其中、发生在外的旧事回忆。虽然时过境迁，有的已是人们尘封多年的记忆，有的却是鲜为人知的往事。或许这些史料在史学研究中仅起到拾遗补缺的作用，并非为史家所瞩目，也不为学者所关注。然而，正是这种拾遗补缺，使政协文史机构拥有了人无我有的独特资源，从而奠定了政协文史工作在近现代史学和史料学研究中的特殊地位。此书取名《湖上拾遗》，正应此意。

钱穆先生在《中国历史研究法》中说：“研究历史，所最应注意者，乃为在此历史背后所蕴藏而完成之文化。历史乃其外表，文化则是其内容。”探究历史，从根本上讲就是研究文化。

政协文史资料工作是一项有益当代、惠及后世，具有统一战线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。五年来，杭州市政协文史

委充分运用独特优势，在文化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，无论是参与文化名城建设，还是促进两岸文化交流，无论是历史文化的挖掘和研究，还是人文景观的保护与修复，都付出了极大努力，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，为发展和丰富杭州文化作出了积极贡献。今天，杭州正在打造生活品质之城，文化生活品质已成为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。政协文史委要发挥文史资料工作的独特优势，进一步发掘历史文化内涵，开展地方文化研究，促进杭州文化建设，为提升杭州文化生活品质作出新的贡献。

在此书即将付梓之际，对作者、编者以及为此书付出辛劳的单位和个人表示感谢。

俞国庆

2007年3月18日

目 录

Contents

- 序 / 俞国庆
- 我参加接待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杭州的回顾 / 陆和森 / 1
- 忆抗美援朝中的大、小和岛之战 / 赵冠义 / 13
- 两封日本来信引出一段往事
——最早向中国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书籍是这样发现的 / 张学勤 / 19
- 他日移家湖上住，青山青史各千年
——连战祖父连横先生的西湖情结 / 张学勤 / 25
- 我和何柱国将军的交往 / 朱馥生 / 29
- 读 70 多年前张学良致何国柱的亲笔信 / 张学勤 / 34
- 陈仪的未遂起义和他的两位部属 / 葛许国 / 38
- “不变法，无以利天下”
——记谭嗣同与黄宾虹的一次会见 / 王伯敏 / 41
- 金海观的乡村建设实践 / 萧 扬 / 44
- 谭熙鸿和他的“蚕丝改良运动” / 谭伯鲁 / 54
- 我所知道的四位杭高老校长 / 陈 纲 / 59
- 无声世界的开拓者龚宝荣 / 龚莲莲 / 67

- 抗战时期宗文中学在雁荡山 / 孙宗让 / 78
- 热爱祖国科学事业的朱祖祥院士 / 张天立 / 85

- 西湖永在我心中
 - 巴金的西湖情思 / 薛家柱 / 94
- 我与钱币大师马定祥先生的交往 / 朱馥生 / 122
- 信手拈来 妙造自然
 - 怀念先师陆抑非 / 徐家昌 / 134
- 魂归湖山
 - 为美化西湖而献身的画家朱垠嶙 / 包辰初 / 141
- 杭州南词 / 王与昌 / 150
- 杭州花调 / 王与昌 / 158
- 杭州百年书肆记 / 王松泉 王巨安 / 166
- 记杭城旧时的戏院与游艺场 / 章达庵 / 209

- 故浙江名中医裘吉生事略 / 裘诗新 / 215
- 我所知道的杭州广济医院及其护校 / 傅梅生 / 222

- 活跃在天目山区的抗日救亡团体
 - 浙西行署少年营 / 张遵文 洪建平 / 228
- 我参与重建雷峰塔工作的前前后后 / 丁云川 / 233
- 记 1978 年至 1981 年杭州市政协恢复时期的工作和活动 / 孙再香 / 246

- 后记 / 编者 / 255

我参加接待美国总统尼克松 访问杭州的回顾

陆和森

1972年2月，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。这在当时是“举世瞩目的一件大事”（周恩来语），“是改变世界的一周”（尼克松语）。按照中央计划，尼要访问北京、杭州、上海三地。为了做好这次接待工作，浙江省和杭州市于1971年11月联合成立接待领导小组办公室，下设八个工作小组：礼宾联络组（以省外办为主）、宣传教育组（以杭州市为主）、新闻组（以省、市宣传部门和新闻单位为主）、安全保卫组（由省、市公安部门和驻杭部队组成）、电讯通信组（以省邮电局为主）、专机接待组（以省民航局为主）、总务组、组织组。我当时在省外事办公室接待组工作，被抽调到礼宾联络组，负责各种计划、方案的起草和编写简报，为各种会议作记录，并负责与外交部和上海等外地有关部门的联络工作，前后历时三个多月。尼克松抵杭前一日，我进驻了西湖宾馆（刘庄），是总值班室唯一的一名工作人员。尼抵京前，我曾随省外办领导去北京打前站（落实来杭的各项具体工作，并观摩北京接待现场），还有幸参加了周总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尼克松一行举行的国宴。1998年尼克松胞弟爱德华·尼克松为撰写《尼克松的对话》一书来杭收集素材，提出希望会见当年参加接待工作的有关人员。我应省外办邀请（当时我已退休），参加了这次会见，并陪同客人沿当年尼克松活动的路线，再次故地重访。尼克松访问杭州这件事，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，当年参加接待的人员，都几经变动，而近年来

社会上对此又有不少误传，笔者作为直接参与此事的当事人和亲历者，有必要把当时的活动经过按照“实事求是”的原则整理出来，作为历史资料，公之于众，以正视听。

尼克松何时来杭，住在何处？

尼克松一行于 1972 年 2 月 21 日中午到达北京，经过几天活动，于 2 月 26 日来杭。原定主机抵达杭州笕桥机场的时间是 11:30，我在机场接到外交部有关同志的电话，被告知飞机要推迟一小时，实际抵达的时间已是 12:30。离杭时间是 27 日上午 9:30，在杭停留时间只有 21 个小时。当时中美没有建交，为了维护我国领空主权，尼克松来杭是在周总理陪同下乘坐的是我国的民航专机（伊尔 18），美方的“波音 707”专机作为副机随飞，随行的新闻记者提前半小时抵杭，便于采访尼抵达时的情景。尼克松访华一行是一支庞大的队伍，来杭州就有 250 多人。除 12 名正式成员外，还有众多的保安、通讯、生活服务人员，随行的新闻记者就有 100 多人（包括随访的美国记者和各国常驻北京记者）。由于人员众多，尼一行分住几个地方。尼克松夫妇以及基辛格（白宫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）、霍尔德曼（总统助理）、斯科克罗夫特（总统军事助理）、查平（礼宾官）、齐格勒（新闻发言人）等白宫人员 30 多人住在西湖宾馆（即刘庄，当时外电报道中称这是“中国的戴维营”）。以国务卿罗杰斯为首的国务院人员，根据美方建议，住在西泠宾馆；随行记者团住在杭州饭店，美方机组人员住在花港饭店（有的文章提到美方人员全部住在西湖宾馆，这是误传）。

尼克松由周恩来总理同机陪同来杭，下机后，省市有关领导在机旁迎接。按中央规定，机场挂中美两国国旗，但没有安排欢迎群众，

也没有举行任何仪式，立即乘车到住地。途经机场路、环城东路、解放路、湖滨路、白堤，过西泠桥后车队按住地分道。周恩来总理陪同尼克松夫妇一起到西湖宾馆，并亲自陪同察看一号楼。尼克松不时地赞赏：“这里环境很美。”周总理说：“我也已经六年不来了。”尼风趣地说：“以后我应该再来，你总理也就可以再来这里。”尼夫妇住在一号楼甲部，楼前特地新装旗杆，挂美国国旗（现在旗杆已拆除）。该楼甲部分男女两个卧室，根据美方要求，尼克松住在靠近基辛格住地的北卧室（原为女卧室），基辛格等住在一号楼乙部，其余通讯、生活服务等人员住在二号楼。周总理住在花家山宾馆（有的文章提到周总理也住在刘庄，这是误传）。尼一行来杭，前后共有5架专机抵杭（美方2架、中方3架）。参加接待的各种车辆有100多辆，直接参加接待的工作人员有300多人，这在杭州外事接待工作中是罕见的。

尼克松在杭州的21小时

尼克松一行在杭停留时间仅21小时，因此活动安排十分紧张。从机场到达宾馆后，短暂间歇，就开始下午的游览活动。按原定计划下午15:30尼克松从住地出发到花港公园西门（后门），周总理也从住地出发到西门与尼会合。一起进公园，经红鱼池、牡丹亭，出公园东门（前门），再登船游湖。由于我方工作人员没有做好联络工作（客观上当时还没有手机，对讲机也只有公安部门才有），尼克松先到达西门，就进了公园。等周总理赶到，一下子找不到尼克松。虽然只差了短短一二分钟时间，但也是接待工作中的重大失误，事后受到外交部的批评。

这里要提一下红杉树问题。红杉树是尼克松家乡美国加利福尼亚

州的特产树种，生长在多雾高山，据说树龄可达千年以上，树径可达数米。按照美国惯例，每届新任总统，都要在白宫种植纪念树。尼克松就任总统时，在白宫院子里就种了红杉树。尼克松这次访华，作为礼品向中国赠送四棵红杉树苗，周总理决定全部种在杭州。树苗由专机提前运到上海。时任杭州市园林局长的李云萍同志带领技术人员，亲自去上海接收树苗。树苗高4—6英尺，每棵重100磅。为了让尼克松看到树苗在中国土地上种植的情景，其中一株种在花港公园湖边（游步道旁、便于察看），其余三株种在植物园。尼克松抵达时，树苗已经种好（有的文章提到尼和周总理亲自种下树苗，并举行栽种仪式，这是不确切的）。周总理当时曾说：“树苗要种在宽阔的地方，这个地方太狭隘。”后来移栽在公园大草坪中间。

游览花港公园后，出东门登游艇游湖，先在小瀛洲登岸，步行穿过九曲桥，再登船游湖，沿南山路、湖滨路、白堤的湖面，绕西湖半周，在平湖秋月平台上岸。游湖期间，周总理曾问起游船用什么作动力，当得知是用汽油时，总理说：“西湖不能用汽油船。”从此以后，西湖游船就陆续改为电动船。原定游湖后要去灵隐寺，美方临时提出尼要回住地会见随行访华美国记者（约80人）。尼克松夫人、罗杰斯等，由许寒冰、章含之等陪同仍去灵隐寺游览。考虑到需要随时提供服务，我和外交部礼宾司曹元欣同志随行回到宾馆。

尼克松回宾馆后，在一号楼电影厅（现已改为多功能厅）会见记者，他只简单讲述他来中国后，一切都很好，关于中美会谈，大家不久将听到好的消息。接着就分别与每个记者单独合影，由白宫摄影师负责摄影。记者在合影后就离开。整个会见历时约一小时。

26日晚浙江地方领导宴请尼克松一行。宴会的地点事前曾几经选

择，最后选定杭州饭店礼堂三楼大厅（有的文章提到在刘庄举行宴会，这是不确切的）。因中美双方参加宴会的有近400人，杭州其他宾馆的餐厅都无法容纳，这在当时的杭州已算是最大的场所了。宴会共设40桌，有点拥挤，连旁边休息厅也摆了桌面。大厅正面挂中美两国国旗（这件事有过周折，外交部原定方案，考虑中美尚未建交，美国国旗只在机场、住地、乘车上悬挂，宴会厅不挂国旗，后经周总理提出，宴会厅才挂国旗）。当时参加宴会的有美方全体人员250多人，中方有从北京陪同来杭的周总理、外交部姬鹏飞部长、乔冠华副部长，还有以总理助理身份参加接待工作的熊向辉、于桑，外交部美大司司长章文晋、礼宾司司长韩叙、副司长王海蓉等。浙江地方除省市有关领导外，还特邀浙江医科大学校长王季午、浙江农业大学校长朱祖祥参加（均早年留学过美国）。杭州宴会的菜肴，根据周总理关于“既要体现中国的传统饮食文化，又不能讲排场摆阔气”的指示精神，只选了“叫花童鸡”、“西湖醋鱼”、“龙井虾仁”等地方菜（社会上传说宴会都是高档的山珍海味是不准确的）。菜虽平常，但菜单很讲究，因为在北京国宴上，结束时曾出现外国记者“争抢”菜单和首席桌上餐具的场面。我们特地请专家设计了菜单，封面请画家画上国画，加上鲜艳的缎带，成为精美的工艺品，这次在宴会上也都被外国人一“抢”而空。在杭州宴会上，尼克松已不像刚到北京在国宴上那样拘谨地念稿子，而是即席发言，气氛比较活跃。

美方在宴会后，通过礼宾官向浙江地方领导赠送瓷雕鹰一件，派克金笔一支（笔上嵌有阿波罗飞船从月球上带回的一小粒岩石），向杭州部分工作人员送圆珠笔一支（上面印有尼克松签名）。中方以国家名义，在北京已向美方人员每人送茅台酒两瓶、贝雕一件，在杭州又送

龙井茶叶两盒。中方在北京已向尼克松夫妇送茅台酒一箱、镶嵌屏风一套，在杭州又送龙井茶叶一箱（据后来外电报道，尼回国后，在参众两院会议上报告访华情况时，曾用龙井茶招待到会人员）。

27日上午9:30，尼一行离杭去上海。这天上午周总理提前到达机场，亲自察看扩建情况。当机场领导得知周总理因匆匆赶来还没有进早餐，但由于时间短暂，只能送上一杯龙井茶。总理两次叮嘱身边人员不要忘记付茶钱。不久，尼克松抵达机场，与总理相互握手，双方互致问候。总理说：“总统阁下昨晚休息得好吗？”尼克松风趣地说：“总理阁下，我相信昨晚你一定也很操劳吧？”两人都会心地笑了，然后一同登上伊尔18专机，离杭飞上海。这里要介绍一下当时扩建杭州机场的有关情况：杭州笕桥民用机场原来规模很小，跑道和滑行道很短，候机楼和停机坪都很小，不适合尼克松的波音707专机的起降。为接待工作需要，中央专门拨款，突击扩建杭州机场。当时中央调动部队工程兵参加施工，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工作。从1971年11月20日开工，到1972年1月27日竣工验收，短短两个月时间，完成跑道、滑行道、停机坪的扩建，新建了候机楼，并配套扩建了从机场到艮山门的机场路（现在机场路两旁已绿树成荫的香樟树，就是那时栽的）。

在杭州的中美会谈

现在社会上对这件事传说较多，有的文章说“上海公报，杭州签订”；有的文章提到西湖宾馆一号楼八角亭是中美会谈的具体地点。笔者没有直接参与会谈地点的安排，但可提供几点情况以供参考。2004年4月3日笔者在《联谊报》上发表了《尼克松访问杭州的有关史实》，对中美双方在杭州会谈情况作了几种可能性的推测。事后将该文

寄给外交部江承宗同志（尼访华时，江是外交部新闻司副处长，后任驻外大使，现已退休），他建议我查阅基辛格回忆录《白宫岁月》。根据基辛格回忆，关于中美联合公报，在尼访华离京前，中美双方已基本达成一致。“到凌晨两点（指2月26日晨），这次旅行的公事已大功告成”。在来杭飞机上，基将打印稿交给国务卿罗杰斯（罗对尼访华持保留意见，因此一直没有参加谈判），以罗为首的美国国务院班子接到打印稿后，百般挑剔，提出了不少修改意见。刚到杭州，罗向基辛格提交了一份修改稿，对已经中美双方最高领导批准的公报，又提出十五处修改，使尼克松和基辛格感到十分为难。为了照顾到方方面面，基辛格根据尼克松指示，向乔冠华提出再次对公报进行讨论。26日宴会后，基和乔再次进行会晤。“于是我们又开了一次夜车”。中方坚持对台湾问题不能再有任何修改，对其他部分在文字上可以作进一步讨论。又是“凌晨两点，另一个最后草案终于完成了。再次提交双方首脑正式批准，次日凌晨获得了这种批准”。这就是中美双方在杭会谈的全部过程。关于基辛格和乔冠华在杭州会谈的地点，基辛格在回忆录中没有提到。据笔者分析，有几种可能：一是在刘庄八角亭。西湖宾馆一号楼的八角亭，是紧靠西湖的一座水榭式的亭子，约有10平方米面积，里面放六张单人沙发，围成一圈，中间放一张圆形茶几。八角亭离基辛格的住处不远，双方在这里会谈是有可能的。但亭内只有顶灯和壁灯，光照较暗，亭内没有桌子，在茶几上写字也很不方便。二是基辛格的住处，基辛格住在一号楼乙部楼上，住一个套间，外间有很大的空间，也有可能双方在这里磋商。但楼里还住白宫其他几位高级官员，会有不便之处。一般说来应该是在刘庄院内，去别处的可能性是不大的。至于中美双方领导有否举行签字仪式？按笔者分析是不

大可能的。在时间上，基乔会谈结束已凌晨两点，立即分头向中美双方领导报告，离天明离杭时间已很近了。再说如果要举行正式的签字仪式，一定要有合适的场所，必然要通过总值班室调度，而我那一夜在通宵值班，从没有接到这样的通知。事后，我也询问过有关专家，按照国际惯例，双方联合公报，只是阐明各自观点，并不具有法律效力，它不同于条约，因此很少有举行签字仪式的。

接待美国来的先遣组

为了对尼克松访华做技术上的准备，美国于1972年1月3日派出由黑格准将率领的先遣组访华，先遣组共18人，大部分是安全、通讯、民航等方面的技术人员，也包括白宫新闻发言人和礼宾官员等。先遣组从上海入境，先去北京，再来上海、杭州，实地考察尼一行来华时的住、游、交通、通讯、专机等事项。这是我国解放后第一次接待美国正式官方代表团，中央要求把这次接待看成是“临战前的演练”，各地都很重视。为了学习外地经验，省外办指派我去前站上海取经。1月7日晚，在上海锦江饭店举行宴会，时任市革委会副主任的徐景贤出席宴会，并致祝酒词。但黑格一直不致答词，对此当时参加宴会的中方人员都感到惊讶。宴会结束后，我连夜赶回杭州，向领导汇报了有关情况。第二天，黑格一行来杭。外交部有关同志提出，黑格在上海宴会上不致答词，是不友好的表示，因此在杭州的接待要“降温”；杭州举行的宴会原定由省革委会副主任出面，后改由省外办领导出面；游湖时，撤销游船上原定要放的水果和糖果。这个意见很快反映到北京。8日当晚，北京来电，深夜我被叫醒，参加全体接待人员在西泠宾馆二楼召开的紧急会议，外交部有关同志传达总理指示，

并带头作了检讨。周总理严厉批评“降温”的做法是错误的，还提到毛主席也知道了这件事，批评“这是大国沙文主义”。大家在讨论中谈到，“降温”做法是“舍大抓小”、“不顾大局”。总理原定要派章文晋同志赶来杭州处理此事。后来得知黑格来杭后，没有异常反应，情绪一直很好，察看工作也进行得很顺利，因此章没有来杭。会上研究了改进措施，黑格离杭时，适当提高规格，送行由原定的外办负责人改为省革委会副主任出面。在上海，出境前由王洪文出面再次宴请。

访华前的宣传教育和安全措施

接待尼克松访华，是在当时十分复杂的情况下进行的。全国解放后，特别是抗美援朝和柬埔寨政变后，我们对内对外都大力宣传“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的头号敌人”，中美两国也一直处于敌对状态。现在美国总统要来访问，“敌人变成了客人”，在干部和群众中有许多人在感情上无法接受。特别是当时美国在越南的侵略战争还在进行，许多友好国家对尼访华也表示很不理解。为了顺利做好接待工作，早在尼访华前几个月，中央就提出要开展大张旗鼓的宣传教育工作，省、市领导对这件事也十分重视。杭州市在省体育馆举行报告会，由市领导亲自作报告。通过有线广播，全市有七千多基层干部听取了报告。从省、市领导机关到工厂、商店、学校，一直传达到每个小学生和普通居民。据笔者经历，这是继抗美援朝以后，又一次名副其实的“家喻户晓，人人皆知”的宣传教育工作。当时中央提出的接待方针是“不亢不卑，以礼相待”，这在实际操作中是很难掌握的。有的群众把它比喻为“不冷不热”，有的群众把接待方针归纳为四句话：“不出来，不围观，不鼓掌，有礼貌。”面对百余名外国记者，如何对付这些人的

挑剔提问？杭州市有的居民区自己设想了各种问题，自编了宣传资料，居民间有问有答，既锻炼了群众，又进行了自我教育。

在宣传教育中，中央还要求清理沿街的宣传标语口号。1972年正处“文革”中期，“红海洋”铺天盖地。笔者有一次随省、市领导从机场到宾馆沿途察看，几乎每面墙上都有标语口号。有不少是“打倒美帝国主义”的内容。当时杭州市正在大规模建造防空洞，街道两边到处都是堆积物。从机场路到环城东路，断墙残壁、破旧房屋随处可见，特别是解放桥宿舟河下一带更是破旧不堪。笔者在一次杭州市各区负责人向省、市汇报会议上，听到某区负责人反映，群众对市区建设提出批评：“美丽的西湖，破烂的城市。”不知什么原因，这句话后来竟传为是尼克松说的，这当然是无中生有的事。尼克松首次访杭，只停留21小时，在室外活动的时间只有二三小时，而且都由中方领导陪同，活动也十分紧张，绝对不可能说这样不礼貌的话。笔者当时负责编写尼活动的全部简报，也从没有发现这类讲话。这完全是社会上的误传。清理语录标语，这里既有认识问题，也有大量实际工作要做。但在中央和省、市领导动员后，群众都自觉行动起来，“红太阳”展览馆（即今浙江省展览馆）的毛主席巨幅头像和省体育馆前面巨型毛主席塑像，就是那时移走的，还有解放路、延安路、湖滨路两侧大量的语录牌、大幅标语、巨幅毛主席画像和宣传画、大批判专栏，都是那个时候清理掉的。

关于安全工作，有两件事值得一提。

一是西湖扫雷。笔者在一次领导小组开会做记录时，曾听到一位领导说起，为了保证游湖的绝对安全，中央已指示海军到西湖扫雷。但笔者没有经办这件事，不清楚其中细节。2000年7月18日《经济